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七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

補習文化對高中生同儕認同之影響——以台北市高中生為例

葉宇昕、馬玉哲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問題	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3
第一節 臺灣補習文化	3
第二節 同儕認同	6
第參章 研究方法	9
第一節 訪談	9
第二節 參與觀察	10
第肆章 結果分析	11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1
第二節 內容分析	16
參考文獻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提升自己的升學競爭力，許多台灣學生選擇補習來提升學習成效。台灣許多地方都有的「補習街」，例如台北車站附近的南陽街、台中的一中街。有不少人士認為，台灣補習風氣為何如此興盛 且如此難以消滅或減輕，是因為「補習已成一種社會文化」（林忠正、黃瑾娟，2009）。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於《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提出，台灣「受到社會傳統文化、升學主義及文憑主義的影響，使學校、家庭、教師及學生幾乎將全部資源導向考試，形成一種考試競爭的奇特學校文化……」。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出版的《台灣地區各類短期補習班概況統計調查報告》指出，補習班家數由1990年6月底的3020家，增加至1996年5月底的4266家，六年間共增加1246家，而其中升學文理類補習班便增加了1017家。同時根據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建置的《直轄市與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¹顯示，截至2022年3月19日，全國補習班總數共有17381家，而其中文理類補習班就佔11694家，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補習班總數約增加了一萬四千家。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當中，對升學主義動員了全部教育資源的描述，進行了檢討，不過筆者若將升學導向的文理補習班作為升學主義的指標，筆者會發現，教改三十年來，升學主義並沒有消弭，筆者大致可以看出，至少在台灣的教育環境裡，「升學」所動員的補習教育，並沒有減少。純就數據來看，更加鋪天漫地的滲入學生生活當中。除了義務教育之外，台灣國中到高中的會考，高中到大學的指考與推甄應是升學主義影響最大的生涯階段。筆者或可在媒體當中看到部分關於經歷升學挫折，但最終有著幸福人生的勵志故事。

¹ 參見<https://bsb.kh.edu.tw>

不過這些被凸顯的故事，更回應著普遍的社會通念，升學對未來的重要性。而12-18歲升學主義影響最烈的階段，也正是身心狀態變化最烈的時期，青少年。

青少年時期，個體會逐漸脫離父母，轉向同儕間尋求歸屬、認同。因此，青少年為順利被同儕接納，會傾向去迎合同儕團體的行為、想法、價值觀……等。例如，模仿同儕使用某種流行語、從事類似的休閒活動。

補習是許多高中生——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共同經驗，補習是件平常的事，但正是因為這種平常性，使得補習儼然成為一種文化，高中生或多或少，都受到補習文化的規範或制約，共同的生活作息、時間規劃……等等，補習文化深深影響著高中生的生活樣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筆者身為高中生，也共享著同樣的經驗，參與並見證了同儕補習的狀況，及同儕間形成認同的過程。本研究藉由訪問台北市高中生，觀察他們在補習班之經驗，著重於受訪者的心理感受，探討其對受訪者認同之影響。筆者希望透過高中生的視角，以參與者及觀察者的身份，一步步解構補習文化對高中生產生的認同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 補習文化如何影響高中生的同儕認同？
- 補習文化中的哪些制度、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規訓如何影響同儕認同當中的不同要素？（歸屬感與凝聚力）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文著墨於補習文化對高中生同儕認同的影響。本節將回顧所述及的幾個相對重要的概念，如補習文化、青春期的同儕認同等既有的研究，以呈現文後所欲操作、觀察與詮釋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進行鋪陳與重探。

第一節 臺灣補習文化

補習在台灣是相當普遍的情形，許多人為了升學、提高學習成效而參加補習。所謂升學補習，大致上可定義為：以提高升學競爭力為目的，發生於學校內正常上課時間外或學校外的（有金錢交易的）教學活動（林忠正、黃瑾娟，2009）。近年來也有不少人參與才藝類的補習，如兒童美語或特殊才藝。而才藝補習班這類看似怡情養性的增益，在升學主義的脈絡下，也有著不同於原本期待的性質，這點容後再述。

學生補習被認為有以下數點好處：第一，改善成績、對學科有更深入的了解；第二，遇到問題時能諮詢輔導老師；第三、補習班相比於學校有更好的讀書環境（徐政業，2009）。

一、補習文化的形成

劉正（2006）指出，形成今日台灣補習盛況的原因，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自教育改革以來陸續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就是要破除升學主義迷思與文憑迷思、減輕升學壓力、使教學正常化、課程生活化及多元面向學習，但多元入學制度卻讓學生為了學習某項才藝或發展某項專長而補習。第二：與歐美國家相比，台灣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人口轉型，家庭子女數目較上個世代少。若以家庭資源固定的情況來說，子女獲得的資源、照顧及期待較高，間接形成了學童大量補習的情況。

進一步尋求更根本的原因。升學主義於華人社會，甚至東亞國家影響深遠。只要有階級存在，能夠代表各階級的指標（如學歷）自然就會受到重視（劉正，2006）。例如在中國古代，讀書人視平民百姓為「小人」，與此同時，平民在遇見官府的時候，也自稱「小人」（王震武、林文瑛，1998）。

此種稱呼明顯分出讀書人與一般人之社會階級及人格高低，時至今日，台灣社會依舊重視高學歷者，將教育程度作為評估個人的重要指標。

孫清山、黃毅志（1996）指出，出生於上層家庭之學生，由於在家庭社會化使他們熟習形式文化²，對它的感受性亦隨之強化，文化資本隨之提高，容易與崇尚形式文化的教師們溝通，得到較多的注意與照顧，也較容易讓老師覺得有天份，而有助於成績提升及升學之順利。上層背景之學生又由於升學之順利，習得更進一步的形式文化，繼續提高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是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提出的分析概念，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的解釋：文化資本是指不同社會地位之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產，透過家庭和學校教育所獲得。包括物質性的事物（如古董、繪畫），但它更強調語言習慣、稟賦才能和學位頭銜等非物質的因素。

人本基金會的調查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長越傾向讓子女參與才藝補習（吳麗芬，1993）。今日的才藝補習除了仍象徵著文化資本的累積之外，也或許還能滿足多元入學某些層面的要求，尤其是兒童美語或特殊才藝（劉正，2006）。

文化資本對廣義的教育作為分析概念的有效性並不止侷限在台灣，不過如前所述，「讀書人」在漢人文化傳統中的脈絡，有著格外不同的意義。如王震武、林文瑛所提及的，「讀書人」與「小人」的對比，也恰是「官員」與

² 形式文化，即Formal Culture，如上層階層的舉止、藝術品味、家具……等（孫清山、黃毅志，1996）。

「小人」的對比。此處「讀書人」不完全等同於西方概念下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中國自隋代建立起科舉制度後，「讀書人」、「官僚系統」、「上層階級」三者幾成同義。也因此文化資本的再生產與追求，在科舉制度影響，考試取才為社會共識的文化，格外成為階級複製與流動的核心。因此即便是文理補習班之外的才藝補習班，也幾乎明示其為升學與其背後階級化的意識形態服務的態度。

綜合上述，大致可看出補習文化形成的脈絡，包括人口轉型、教育改革、升學主義的影響、文化資本的累積。（強調跟補習的關係，點跟點之間的關係）

二、學生補習的動機

林慧敏（2008）指出，學生補習的動機大致可以劃分成三個部份：社會層面、家長以及學生。全世界的國家補習比率最高的國家大多數集中於東亞和東南亞，如：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和中國部分地區（PISA，2012）。在台灣，接受過越高等級的教育往往代表收入、階級的提升（黃毅志、陳怡靖，2005），有較高文憑者往往能取得職業上的優勢職位、收入及社會地位（林慧敏，2008），而補習正好能幫助學生獲得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機會。

家長也是影響學生補習動機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來，家庭收入變多，子女數變少（劉正，2006），使得父母能將家庭資源集中挹注在孩子身上。有別於國中小全方位的才藝培訓，高中生的補習目的主要針對學校主課。同時，高中的課業難度提升，父母雖然對孩子有期許，卻不一定有空、有能力為高中生解惑。這時，花錢讓孩子去補習班上課，增強學科能力就變成了這問題的解方（林慧敏，2008）。

最後是學生的內在動機，除了因應未來升學需要、順應長輩要求，學生想補習的動機主要有以下數點：對學校課程內容進行更深更廣的學習、趕上同學的進度、調適來自同儕的壓力等等（林慧敏，2008）。此外，補習班的盛

行，各式宣傳鋪天蓋地而來，同時在「眾人皆補，我獨無。」、不願落於人後等的心態影響下，會藉由補習來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黃光明，1993）。

從筆者的自身經驗出發，筆者認為來自同儕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面向。在補習文化盛行的大環境之下，同儕之間的影響或許是內在動機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同學們都藉由補習提升學業表現的前提下，同儕的存在使競爭、比較的心態滋生，這些無形的壓力對於有補習和沒有補習的人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其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力即為筆者想探討的主要內容。

第二節 同儕認同

本研究將同儕認同定義為「青少年為融入群體，使其情感、價值觀、想法、行為、目標與同儕一致之追求」。可在同儕間產生歸屬感以及凝聚力，歸屬「感」，為個人對同儕團體的心理感受；凝聚「力」則是使團體朝向共同目標的動機、能量。

傳統上對認同的討論，最經典的便是人類學家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2010[1983]）。本書雖然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共同體-國族（nation）為何？以及如何形成？但是其提出共同體是「想像的」，但一旦想像後，便具備有「真實」的性質。但其洞見被普遍用於各種關於認同、共同體的後續研究當中。Anderson認為「想像的共同體」中的認同來自於「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後，人們透過閱讀小說、報紙等共同的想像經歷，人得以構思這個世界上存在著許多與筆者相同性質的人，而國家的各種集體記憶、如博物館、紀念儀式或者巡禮活動等也動員人們形成「集體」。

在此處，Anderson對「認同」的著墨於「有邊界的共同體」當中，人們如何和想像自己與他人擁有著同樣的屬性。

不過在本文當中，筆者想進一步地將認同的定義稍做調整，因為在筆者的參與觀察當中。Anderson的理論雖然強而有力，但筆者在訪問與參與觀察當

中發現，事實上有時候高中生對彼此並未有共同的情誼、或者傳統上的「認同」，但卻依然認為自己同屬於某種「狀態」、並且願意為著這樣的「狀態」進行情緒、勞動、時間的各種動員。筆者認為共同的升學目標作為高中生「想像」與「實踐」中「未來」必經的歷程或許是關鍵。因此在筆者在設計「同儕認同」的操作型定義時，筆者特別著重於「想像的未來」所動員的「當下」，而不同於Aderson在討論國族建構時「想像的過去」所動員的「當下」與「未來」。

一、同儕與認同

許木柱（1990）認為，所謂認同是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人生觀、價值觀予以內化的一種過程。

根據 Erikson 的自我認同形成理論，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會經歷「認同 vs. 認同混淆」階段（劉宗怡，2013）。由於受到家庭、學校、同儕的影響，以及大眾傳播、社會文化等物的刺激，青少年在其成長過程中，會不斷改變對自己的認同（Shu 2005：37）。

社會學習論者 Bandura 指出，「認同作用」是觀察者認為自己與楷模之間具有某些相似性，而且楷模有自己希望擁有的特質，所以若自己與楷模愈相似的話，則觀察者相信自己也能享有這些特質，進而被同儕的行為所同化，使同儕間存有相似性（簡嘉盈、程景琳，2012）。

Asbridge（1984）指出四種關於認同與同儕關係可能的結果：認同（identity）、沮喪（frustration）、衝突（conflict）與反抗（rebellion）。當個體滿足於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或定位，且被團體接受，個體的認同感便形成，內在及外在層次均被滿足；當個體滿足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或定位，卻不被團體所接受，個體便會感到沮喪。只有內在層次（滿足）被實現，卻沒有滿足外在層次（接受），因此個體會離開原團體，尋求新的團體直到兩個層次均被滿足；如果個體被團體所接受，卻不滿足於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或定位，便

會感到衝突。同樣地，個體會繼續尋求新的團體。當個體持續不被團體所接受，且不滿足於自己的角色或定位，個體便會展現反抗的行為，可能是親社會（prosocial）或是反社會（anti-social）的。

青少年皆有融入團體的需求，且會為此仿效他人，進而被同化，產生對群體的認同感。但除了被團體接納的外在層次需被滿足，個體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否被滿足，也會影響認同感的產生。

筆者可以看到一般對於認同的討論，多半採取心理取向的切入點，即便是人類學家許木柱亦是由此著手，這一點與前所提及當代人類學奉為典範的Aderson所採取的社會建構典範有所不同。本文在對「認同」如何在個體（高中生）中產生作用，嘗試著揉合這兩個路徑。

二、同儕間的歸屬感

根據戚瑋君（2009）整理，提出歸屬感具有下列意涵：尊敬、接納、關懷、支持、認同、喜愛、親近、分享、信賴、需要。並定義為一種由認知及情感所組成的心理感受，並與行為、心裡及社會作用有關，且這個感受只有在個體感受到環境對他的支持與接納時才會產生。

黃麗鈴（2020）指出，歸屬感是個人在實體環境中對於環境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決定，即個人在組織中感受到自己被接納、關懷與重視後，對組織產生了認同感及價值感，並願意為組織持續投入工作。

鍾武中（2015）指出，歸屬感指個人自覺地被他人或被團體認可接納的一種感受。是佛洛姆（E. Fromm）於心理學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名詞，意指心理上的安全感與落實感。且歸屬感也是文化心理學的概念，指個體或團體對於某一事物或現象所產生的認同程度，並對這件事物或現象感覺與自身關聯的密切感。

歸屬感在同儕關係中有情感支持、給予自尊的功用，進而建立個體對同儕團體的認同感。呼應上個小節所述的外在層次，即被團體接納之面向。不過與上一個小節所著重的面向略有差距的是，「被團體接納」作為「歸屬感」成立的要素，看起來應該是組織性的、團體的社會行動，不過在這裡想強調的是「感覺」的心理層次，因為鍾武中指出的「自覺被他人或團體認可接納的感受」，不一定是客觀存在的，而更可能近似於Aderson所指出的「想像」。「覺得」自己被團體所接納，但是這個團體（補習班，以及補習班所創造與指引出的高中生社群）或許並無這樣的意圖，甚至團體並不存在。但是不存在這樣的團體，不意味著這樣的感受不存在。而當這樣的感受在心理層面發生後，關於社群的想像就從想像轉變為現實努力的驅動力，也就是本文所嘗試對「同儕認同」此一概念指出的另一面向，「凝聚力」。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訪談

筆者會根據回答者的回答內容選擇訪談的對象，並分析挑選對象，從對象的學校、課業表現、學習、考試狀況，到

主要訪問的方向如下：

- （一）受訪者的補習狀況、補習效果、補習班考試狀況
- （二）受訪者對自己在補習班的學習、考試表現的滿意程度
- （三）受訪者在補習班的人際關係
- （四）補習是否會加強受訪者對成績、學校排名的在意程度
- （五）不同補習班的制度對受訪者的影響
- （六）相較於一般同學，在同個補習班上課會增加受訪者和其他同學的凝聚力嗎？（凝聚力：願意投入更多時間一起讀書、相處……等）
- （七）隨著大考的靠近，補習班（老師、考試、制度）相較於高一有沒有改變？如果有，這些改變是否會影響自己的心態？
- （八）參與/不參與補習是否會影響受訪者在同儕間的歸屬感（更親近、

從事某活動……) ？

採取質化研究的訪談方法有其現實的因素，也有本文所渴望追求的理
由。訪談方法首先無法迴避的是呈現的內容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問題。但是考量
到在這個議題上，筆者若採取量化方法，筆者也必然會面對無法進行準確抽樣
的問題。因此在設計研究方法時，考量到筆者最主要的是想對補習的制度與內
在動機的關係，以及對同儕關係與認同的生產如何進行。那麼以多次的深入訪
談的方式，能夠得到更加具體的想法與細膩的心理描述。而這是即便採用了大
規模與完整抽樣的問卷（不論是開放式或結構式）都無法達成的，因此筆者主
要的策略特別了採取少個案，長時間的訪談方法。

第二節 參與觀察

第二個研究策略是筆者採取了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法。人類學的參與觀
察法，墊基於Malinowski，其重點在長時間，並且貼近觀察者。Malinowski指
出，在參與觀察當中，應當有被研究者的主觀思想、被研究者所經歷事件的實
作細節，以及相關口傳文學敘事當中透露的社會傳統。（Malinowski，
1991[1922]）這個在人類學領域行之有年的研究方法，最初設定的研究對象是遙
遠的異文化。人類學家所努力的目標是，與研究對象生活在一起，並且神入研
究對象的主觀經驗與客觀社會經驗，進行主位（emic）與客位（etic）的交互參
照。最終希望能盡可能逼近被研究者所感受與詮釋。這對研究異文化來說，是
相當困難的目標。不過筆者們在設計研究方法時，認為同為高中生的身份，在
此成為了莫大的優勢，將原本用於異文化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法挪用至本研究
中，能更為有效用地提取能與受訪者共鳴的現象，而差異也能夠進行更加細膩
的比較，而非流於現象的敘述。

事實上，筆者早在進入高中後，便處於一個深受補習文化影響的環境
中，從高一一直到高二，筆者對於補習文化和其所造成的影響有不少自己的主
觀印象、想法和意見。正因為筆者也是這個大環境中的一份子，筆者認為筆者
這一年多以來所累積的經驗能夠一定程度的幫助筆者的研究進行，因此，在進

行訪談時，筆者會與受訪者討論彼此的經驗，藉由彼此人生中大同小異的經歷來引起受訪者的共鳴，進而引導他們說出更多內心的想法。另外，在進行分析時筆者也會對比自己過往的經驗，藉由比較來凸顯補習文化造成的影響的各個面向。

第肆章 結果分析

第一節 研究結果

訪談對象一號

筆者的第一位訪談對象是一名高二同學，只有在F英文補習班補英文，一週一天，日期主要是禮拜四，有時會換成禮拜六。從高中開始補習至今，她認為補習實際上尚未對她的成績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不過她也提到，如果認真吸收，她認為補習內容相較於同學能帶給自己優勢，因而勝過某些沒有補習或沒有完全吸收知識的同學。

受訪者提到的F英文補習班的週考制度特別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她提到每週考試表現最為優異的人會被公布並表揚，補習班老師也會不時以言語刺激、砥礪同學，呼籲同學們要用功讀書等等。此外，週考成績也會伴隨著部分打碼的名字以綜合排名的形式向全體同學公佈，她認為這些措施雖然因為高頻率而導致同學們的麻木，但還是會在無形中給自己造成壓力，進而產生對成績較好的同學的崇拜和羨慕。

受訪者認為補習班公佈成績的做法會讓她對成績優異者產生一種「哇他好厲害」的崇拜心態，她也提到自己曾經請教過他們（成績優異者）讀書、考試的方法，雖然向他們請教能激發自己讀書的動力，但該刺激的持續時間僅為一週左右，並不能讓自己養成長期讀書的習慣。

受訪者認為距離大考的遠近是影響自己和同學們讀書動力的一大重點。跟高一比起來，她認為近期補習班老師提到大考、讀書習慣等的頻率都有顯著的提升，這些舉動對於她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諸如提升對成績的在意程度、提升自主讀書的意願和動機等等。

比較特別的是，受訪者認為去補習班上課對自己和同學的感情無太大影響。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F英文補習班上課時大多都在抄筆記，即使坐在附近，整堂課下來也不會有太多互動，第二，補習班認識的人都是學校朋友，在學校就會有互動，她的結論是原本認識的感情沒有顯著的變好，不認識的也不會有更近一步的交流。這和筆者當初設想的結果有出入，有可能是因為筆者忽略了雖然長時間待在補習班，但同學間鮮少有互動的現象。

筆者從和第一位受訪者的訪談得出了一個小結論：除了朋友間感情無變好，其他的結果和筆者一開始設想的並沒有太大的落差。此外，受訪者提到的F英文補習班考試制度點醒了筆者，使筆者在訪問結束後新增了補習考試對受訪者影響的問題進去。

訪談對象二號

筆者的第二位訪談對象是一名高二同學，有在F英文補習班、G數學補習班、J物理補習班和C化學補習，一週三天，禮拜三物理，禮拜四數學，禮拜六英文和化學。

「F英文補習班的考試還蠻難的...如果沒有空背就不會考很好，又還要念其他科...像我就沒有考很好。」

首先，和第一位受訪者所提到的一樣，F英文補習班的考試難度並不低，主要原因是海量的上課補充內容，一定程度地提升了複習的難度。雖然成績不理想，但受訪者表示他對於那些成績好或不好的人並無特別的看法，他說他並不會和英文班的其他人比較，因為有些人的成績並不是靠正當手段獲得的，而且比較不會對自己有正面的影響。然而，只要自己的成績有進步，受訪

者認為這能鼓勵自己下週多看一點英文，同時能帶給自己一種「有進步」的開心感覺。

「整個氛圍很安靜，不會有人想講話，因為G老師蠻恐怖的...有人在他講核心觀念時去上廁所，他就說他不用回來了...也有人上課睡覺、滑手機被點名...」

再來是G數學補習班，受訪者就讀於G老師本人的數學班，G老師是學生間出了名的嚴師，在他的班，上課嚴禁睡覺、滑手機，連上廁所也要看時間。然而，受訪者卻表示這樣的班級環境有助於他和同學的專注度、維持自己對考試來臨的危機意識，一群願意坐前面的同學即使彼此不認識，也形成了一種要一起努力上課不分心的默契，只要有人稍微睡著或是想滑手機都會互相提醒。

受訪者說自從最近，他養成了督促自己坐在前三排上課的習慣，他認為這個位置最有壓力，因為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掌握中，無形的壓力能讓他在高度專注的狀況下盡可能吸收所有上課內容。此外，受訪者有提到他們班級的一種競爭現象，坐在前幾排的同學彼此間隱隱有比較的味道，比專注度、筆記內容、上課前的時間規劃.....等等，而就受訪者本身而言，只要上課時自己比別人認真就能給他一種優越感，而看到自我要求更高的同學則會讓他產生驚艷、崇拜等情緒。此外，受訪者表示上完G老師的課成績有穩定的變好，成績勝過學校同學能給受訪者成就感，進而成為他另一種繼續努力讀書、專心上課的動力。

接著是J補習班，他認為J補習班的小考有難度、鑑別度，同學對小考的關注程度相較於其他間補習班也比較高。因此，同學間會有比較、沒及格會取笑對方.....等等表現。此外，受訪者在J補習班的一位同學跟他說已經下定決心要開始認真唸書，同學成績的明顯進步也一定程度的刺激了受訪者，在這項改變之後，他們約去讀書、討論課業的頻率和時常都有增加。

此外，受訪者也有提到雖然自己在各個補習班都有認識的朋友，但一起在補習班上課對於朋友間感情的增進並無多大的效用，這和筆者從第一次訪談中得到的結果一致，且和筆者當初設想的有出入。

在訪談的最後，受訪者認為考試對自己影響較小的原因是他本人很能適應挫折，對於比自己厲害的人也會保持比較正面的看法，整體而言他認為考試只是一個檢測自己程度和學習狀況的方法。相較之下，他個人會比較看重周圍同學的表現，只要有表現積極、奮發向上的同學出現，便會引起他的注意，進而在他心裡燃起競爭的火苗。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補習文化對受訪者造成影響的原因主要為下：因為補習班的上、下課時間統一，且多為一對多的教學模式；統一的生活作息、學習步調因而給學生一種「一樣的方式生活」，這樣的作法會讓所有去補習班的人成了想像中的共同體，一個大群體中的一部分，因而對周遭和自己高度相似的人產生諸如凝聚力、歸屬感、抑或是想一起努力的想法等等同儕認同的現象。

訪談對象三號

受訪者的補習模式有別於前兩位，是在小班制的補習班上數學課，班級人數大約十個人，與筆者印象中擠滿幾百人的補習班大教室有所不同。受訪者提到，相對於大補習班，他覺得這種小班制的上課氛圍與模式比較好，例如上課可以隨時問問題，與老師的互動即時。

受訪者也提到，因為許多人從國中便開始在該補習班上課，且是同一個老師，除了新進來的同學，其餘人對彼此或對老師都有一定的熟悉度，加上小班制的上課方式，也會增進彼此的感情，因此上課氣氛較歡樂，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另外，受訪者上課的補習班同樣有排名制度，不過並不會公佈名字，只有編號，且自己知道自己是幾號。因為小班制的關係，補習班同學對彼此較熟，大概知道彼此的程度在哪，普遍不會很在意的考試排名。補習班老師也不會刻意提醒學測的日程，或是學長姐勉勵的話，就是照一般上課的模式進行，相較於大補習班「讀書至上」的風氣，小班制補習班顯得較輕鬆。

受訪者與補習班同學的相處是放鬆的，待在該群體裡有融入、被接納的感覺，不會排斥去補習班上課。甚至受訪者感到歸屬感、安全感，形容像家的感覺。

訪談對象四號

第四位受訪者比較特殊，他高中階段並沒有在補習班上課的經驗。不過受訪者提到，高一時曾猶豫要不要補數學，因為身邊的人都有補習，有許多話題圍繞著數學，例如，補習班同學會聚在一起討論補習班的作業，寫題目的成效顯著，因此想去嘗試補習。受訪者承認，想提升學習成效是當初想去補習的主要原因，但也不乏受到周圍同學的影響。

受訪者在一高時，因為學校課程安排，並沒有上物理化學，但有許多同學會選擇去補習班上物理化學，當他們聚在一起討論時，受訪者會覺得很難融入話題。且受訪者認為，學科是高中生最常見的共同話題，如果因為沒有補習，而對學科不了解，便可能無法順利加入有補習的人的話題，且不只學科，當有補習的人聊到關於補習的事，例如補習班有趣好玩的事，或是他們在補習班認識的人，這都會讓受訪者予有補習的人產生距離感。

受訪者提到，補習具有約束力，讓高中生有個固定的作息，較不會浪費時間。不過同時，補習也會佔據一個人很大一部份的時間與心力，較沒有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受訪者提到，自己喜歡看書、練樂器、聽音樂，但從事這些活動或興趣所需的「能量」，對補習的人來說無法負荷。雖然受訪者同意與補習的人還是可以找到彼此的共通點，但就不會那麼緊密。

第二節 內容分析

受訪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周遭同儕影響自身補習相關的行為，例如受訪者三號，因為與補習班同學感情好，並不會排斥去補習班上課，反而喜歡待在該群體；以及受訪者四號，曾因為週遭同學都有補習，而猶豫要不要也去補習班上課。但並非是因為認同，誘發了這些行為或心理的轉變，相反地，此時認同尚未形成，這些轉變，代表的是高中生追求認同的渴望，而正因為同儕認同的建構，是基於高中生被接納、認可的心理需求，無關個體的本質，如種族、性別等，同儕認同較符合英國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對認同的觀點，其在《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提到，與其將認同視為一個已完成的事實，筆者應將認同理解為一件永遠不會完成的「生產」。

參與補習，同時會附帶許多的一致性，補習班制度、上下課時間、科目、作業、朋友、升學目標等，或甚至會經歷同一種感受，坐在教室前排的壓力、考試成績出色的成就感、與補習班同學互動產生的愉悅等，這些「共感」則可以幫助高中生判斷自己屬於什麼樣的同儕團體，一般而言，參與補習的人的「共感」並不會相差太多，作業、考試、排名、升學輔導，都是大補習班的基本配備，因此，相較於沒補習的人，參與補習確實可以獲得更多與同儕的一致性，讓自身與同儕的連結更加緊密。

一、補習班的制度

週考，是以一週為單位的考試，考試內容主要為上週補習班的課程內容。另外，不同補習班的週考範圍會因補習班而異，以英文補習班為例子：不同補習班會有各自的單字、片語書和補充講義、筆記……等等。雖然考卷內容不一樣，但週考的制度和與之緊密結合的排名制度在各個大補習班間卻是大同小異，而排名制度之下的種種行為，諸如：公佈每個學生各自的學校、排名，公開表揚……等等，會不斷提醒補習班的高中生們考試的重要性，並給他們帶來壓力、榮譽感、崇拜心態。對比第一、二次訪談紀錄，各大補習班高頻率的考試

和強調考試重要性的行為確實能夠對學生們造成心理層面的影響，至於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下的表現則是因人而異。

週考這樣的高頻率、被強調的競爭幾乎對大部分的同學都會有心理上的影響，能不斷提醒大補習班的學生自己正處於一個充滿學習競爭壓力的洪流之中，只要自己比同學鬆懈一點，便會退步、被超越，因此會讓自己長期處在有心理壓力的狀態下。壓力是造成同儕間凝聚力的一項因素，這樣的壓力，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使他們對同學的表現的關注程度提高，在「壓力->關注->比較->壓力」的循環中，雖然不一定認識補習班的同學，但他們會把其他同學當成自己的競爭者，在每週考試中和同班的其他陌生同學比較，當成衡量自己實力的參考對象，而只有認同團體（補習班）內其他同學和自己有類似的身份、目標、程度，才會有這種和其他比較的現象。

以第一和第二位受訪者的英文補習班為例，他們英文補習班的制度設計讓學生只要有讀就能拿到分數，過量的內容也能讓認真程度不一的學生間顯現出差距。因此，只要自己的成績好於平常表現，對他們而言都會是一種正向的鼓勵，這些鼓勵能進而轉化成他們自我精進的動力，同時得到一種被所處團體接納、肯定的感覺；相反的，如果表現不好，或是看到程度落後於自己（高中排名較後面）的人表現優於自己，學生內心的感覺大致會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會感到沮喪，卻也同時也能刺激自己努力讀書，考更高分（第一位受訪者），另一種則是較無感覺，因為制度設計的缺陷能讓部分同學作弊，得到好看的假分數，因此用這種方式高分的人對自己不會有刺激的作用（第二位受訪者）。另外，每週排名都會有較大的變化，讓第一名不是一個固定的名字、學校，而是一個可以靠努力得到的頭銜。

單就考試制度而言，筆者可以從前兩份訪談紀錄中得出一個小結論：只要考得好，便能鼓勵自己繼續努力，讓自己能繼續處於團體中被關注的位置、享受被肯定、認同（identity）的感覺；如果看到別人考得好，自己在成績上略遜於他們，則會有部分的學生產生沮喪（frustration）的感覺，刺激自己更認

真讀書（反抗 rebellion），期待在團體中取得更被關注的位置，得到被認同的感覺，而以上數點都恰巧是前文定義的同儕認同所導致的典型表現。

然而，週考制度不一定能達成上述效果，第三次訪談為筆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例。至於為什麼小補習班的週考沒有大補習班的效果，筆者認為原因是週考制度中一項重要因素的缺乏，那便是對流動的憧憬。對比第一、二位受訪者（大補習班）和第三位（小補習班），由於小補習班中成員較少有劇烈變化，成員間的程度也有一定的落差，它們的週考排名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固定、沒有流動的週考排名以結果而論是幾乎沒有意義的，「第一名」在小補習班較難成為一個抽象概念，一個可以藉由自身努力獲得的頭銜，它往往是固定的名字，在小補習班中的其他同學會有「第一名與我無關，因為我拿不到」的想法，它無法讓團體內的成員產生對「進步、超越別人、精進自己」產生憧憬，團體成員也因此不會有強烈的競爭心態。

筆者認為大、小補習班的制度雖然形式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所造成的影響截然不同，因此於本段小結中將分開分析。首先是大補習班，大補習班高頻率的考試給學生帶來壓力，且較高的排名代表被肯定、榮譽，補習班、補習班老師會給予相應的獎勵（公開表揚、公佈排名）。因此，學生對第一名產生憧憬，認為努力能使排名流動（期待被團體肯定），在這之中，被肯定者想維持自身被認同的地位，未被肯定者想獲得被肯定的地位。團體中成員一起進入「壓力->關注其他人->與他們比較 ->壓力」的循環，在這個循環中，因排名制度的設計而不斷和同班同學比較，除了能改變自己的內在感受、外在表現，更能藉由競爭產生對同儕的認同感。

再來是補習班），由於成員的流動性低，成員並不會有劇烈改變，彼此間也互相認識，知道對方的程度，對於多數學生，第一名並非可透過努力得到的頭銜，因此小補習班的環境比較難讓其中的學生進入上文提及的「壓力->關注其他人->與他們比較 ->壓力」循環，筆者也因此推論出同儕間的認同感並非因考試、排名而來，而是有其他來源。

由大、小補習班各自的特色造成大小補習班有不一樣的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補習班中學生的數量、流動性和彼此間的認識程度

二、壓力導致的凝聚力

除了上述週考壓力所造成的凝聚力，補習班提供的其他壓力也會有增強同學間凝聚力的效果，第二位受訪者的經驗是很好的例子。在他的數學補習班，授課老師的上課風格迫使學生無法分心做其他事，只要無法維持基本的專注狀態便會被點名。這樣的風格卻使他們班內的一部分學生更加積極，使得坐前排的學生會主動提醒提醒分心的同學要專心、漏抄筆記時會向旁邊的同學借筆記、聽不懂時會找時間和同學討論，而這些都是凝聚力上升的具體表現。

當這樣的小團體形成後，處於其中的同學為了滿足融入團體的需求，會為此不斷仿效他人，進而讓群體中成員的表現趨向一致，高度相似的成員則較容易產生導致對群體的認同感，進而增加同儕間的認同感。

三、小班制補習班的歸屬感

有別於一般常見的大補習班，小班制的補習班人數較少，人員流動性也較低。一間教室大約十幾個人一起上課，且許多人是從國中便開始上課，持續到高中，老師也都是同一人，因此對彼此都一定程度的熟悉度。對於這種人員組成較單純的群體，筆者直觀認為群體內的成員交流更多、感情較好、且對彼此產生依賴感，受訪者也證實此一猜想：在小補習班上課的高中生，對補習班同學有較高的歸屬感，原因可大略分為，上課氣氛以及互動交流。

小補習班上課的氣氛較輕鬆。老師同學都是對彼此熟悉的人，如果上課時有問題，可以輕鬆地隨時舉手發問，較不用在意旁人的眼光。教室空間也是原因之一，比起大補習班可容納一兩百人的長方形大教室，踏入教室如同踏入戰場，空間小較不會產生巨大、人多帶來的壓迫感，問問題也不用刻意拉大嗓門，與老師對答更即時。此外，小補習班不會刻意強調考試排名，如同前面有

提到，因小補習班成員的考試排名較缺乏流動性，因此不會刺激到成員對於好成績的憧憬，且老師上課時，也不會時時刻刻提醒學測來臨前的讀書日程，或是其他跟升學相關的注意事項，因此，在小補習班上課較沒有讀書或是升學上的壓力，上起課來的氣氛自然較輕鬆。

當壓力消失，補習班成員也會因此將一部份注意力從課堂中抽走，轉向跟同學間的互動交流。例如有些人假日會留在補習班自習，讀書讀累了就會聊天，不只相處的時間增加，彼此的感情也會變好。人與人最基本的互動方式就是說話聊天，藉由揭露自我，讓彼此放下心防，並產生熟悉、親近、喜愛等感覺，放到團體內，便會逐漸生成對團體的歸屬感。

大部分人補習的主要動機，就是單純的想提升學習成效，但當小補習班的成員有較多的歸屬感，可提供情感、接納、自尊等支持功能時，成員會對該群體產生好感，或甚至依賴感，而願意常常待在群體之中。此時成員去補習的動機，已從提升學習成效，轉而變成對同儕認同的需求，因喜歡這種被團體接納的感覺，選擇透過補習，與補習班同學接觸並獲得歸屬與認同。

四、未補習產生的隔閡

對於沒有補習的人來講，當其他人聊到有關補習班的各種話題時，例如補習班老師的評價好壞、補習班的上課方式等等，因為缺少這方面的共同話題及經驗，便很難加入話題。且通常補習班的授課進度會比學校快一些，沒有補習的人跟著學校進度，反而在學科方面的認知，跟其他有補習的同學會有落差，自信心不足的人，可能會因此認為自己的聰明才智不如他人，而忽略了別人的上課進度超前自己的事實。

補習佔據了高中生的生活很大一部分，為了好成績、好學校，高中生也很常討論學科的問題。沒有補習的人，一方面沒有補習的經驗，另一方面學科的認知也可能落後別人，因此較無法融入以上這兩個對高中生來講很重要的話題，此時便會產生與團體的疏離感，且對自身在該團體的角色定位產生疑問。

但這不代表沒有補習的人，會從此不被團體接納，其可能會去尋找新的同儕團體，或是透過自身其他可被團體接納的特質，重新獲得歸屬與認同。

沒有補習的人，不去補習的原因主要是想把補習的時間拿來做自己有興趣的事，例如練樂器、閱讀等等，在這些領域同樣能獲得同儕認同，只是相對更困難、更緩慢，因為有共同經歷、共同感受的人數來的比補習少。

第伍章 結論

本研究總共與四位高中生進行了四次不同的訪談，並對每個訪談進行分析、對比不同受訪者一樣和不一樣的受影響表現。從補習班的制度、壓力導致的凝聚力、小班制補習班的歸屬感到未補習產生的隔閡。

第一位受訪者向筆者展現了大補習班的週考、排名制度和使她會更在意隨著考試而來的競爭，與第二位受訪者對比可以驗證這種現象在大補習班中確實存在，與第三位受訪者對比則是讓我們發現週考、排名制度造成的影響會因補習班大小而變。

第二位受訪者讓筆者發現補習班中集體凝聚力因為壓力而上升的現象，在分析中我們也論證了他所提及的現象能證實文獻分析中關於同儕認同形成的理論：「青少年皆有融入團體的需求，且會為此仿效他人，進而被同化，產生對群體的認同感。」，同時受訪者關於社群的想像確實轉變成他努力的驅動力，符合本研究所嘗試對「同儕認同」此一概念指出的另一面向，「凝聚力」。

第三位受訪者能和文獻分析中的歸屬感段落進行比較，驗證了歸屬感在同儕關係中有情感支持、給予自尊的功用，能建立個體對同儕團體的認同感，同時，去補習班的目的從以學習成效為主變成透過與補習班同學較無距離的互動獲得歸屬與認同感。

第四位受訪者認為沒有補習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較無法融入同學間和補習有關的話題，雖然這不代表他會因此不受團體接納，但他會更傾向於自身其他可被團體接納的特質，重新獲得因為沒有補習而失去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總而言之，因為沒有補習，受訪者需要比有補習者花費更多心力和時間重新建立認同感，彰顯了補習對同儕認同有著顯著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以補習文化對高中生同儕認同之影響作為研究主軸。訪談對象主要為台北市高中生，但筆者猜測，只要有類似的補習文化的地方，將產生相似的制度，進而對高中生這個群體的同儕認同造成類似的影響。結合上述四次訪談，我們可以得出補習文化對於高中生同儕認同的影響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單單因為補習是大多數高中生生活裡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更是因為它使高中生有更多相似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而正是高中生之間的高同質性讓高中生的同儕認同得以加深、加固。

在補習文化盛行的台灣，筆者採用訪談和參與觀察法進行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讓社會大眾能一窺高中生們的內心想法、了解這個文化的存在對高中生同儕之間的關係產生什麼改變、又會對同儕認同造成什麼影響。未來，筆者期許能繼續結合自身經驗、周遭的人事物，並繼續對這個主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與觀察，藉此加身筆者對身處的群體的認識與了解。

參考資料

中文書目

- Anderson, B. 。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吳叡人譯。台北市：時報出版。
- Malinowski, B. K. 。1995。《南海虹人(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于嘉雲譯、羅麗芳編，頁21-48。台北市：遠流。

中文期刊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台灣社會學刊》，第十九期，頁95-139。
- 林忠正、黃瑾娟。2009。〈補習文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一卷第四期，頁587-643。
- 王震武、林文瑛。1998。〈傳統與現代華人的“士大夫觀念”——階級社會的素樸心理學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第十期，頁119-164。
- 劉正。2006。〈補習在台灣의 變遷、效能與階層化〉。《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頁1-33。
- 簡嘉盈、程景琳。2012。〈同儕對高中生之利社會行為的影響：檢視同理心與友誼特性之調節角色〉。《教育科學期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105-123。
- 林慧敏。2008。〈台灣學生補習動機之探討〉。《台灣教育》，第六百五十期，頁57-60。

學位論文

- 鍾武中。2015。《志願服務之參與對人際關係、自覺社會支持、團體歸屬感的影響-以桃園市社區發展協會的老人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黃麗鈴。2020。《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知覺有用性、歸屬感、學習態度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論文。
- 戚瑋君。2009。《基隆市國中生班級同儕歸屬感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怡蓓。2013。《高中生的友誼品質、同儕接納與心理福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 劉宗怡。2013。《青少年的族群認同比較研究：以新竹縣東鎮、竹北市、尖石鄉之國三學生為探索核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英文部分

- Hall, S. (1994).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from Williams, Patrick and Laura Chrisma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227-237,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Asbridge, Donald J. (1984). "A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Peers and Peer Grou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Rocky Mountai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as Vegas, NV.